

17 人家是贫农，长在他们家有福！



《古 炉》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贾平凹

贾平凹最新力作《古炉》是其沉寂几年之后，以文字为笔、记忆为墨，勾勒出一幅中国基层“文革”全景图。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古炉”的村子里，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但到1967年春，这个宁静村落，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对抗、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

这边一吵闹，土根是两头劝，劝声反比吵声大，待霸槽头上碰出个包了，又喊叫着：渗血了，鸡毛，快寻些鸡毛粘上！狗尿苔在明堂家的院子里就听到了，不管了善人，跑出来看热闹。

狗尿苔原本在自留地里摘北瓜，那一窝北瓜蔓子都枯死了，因为是留着种瓜，还一直没有摘。支书也到他家自留地里掐葱，两块自留地挨着，狗尿苔又一次给支书提出能让他出工，给多少工分都行。

支书还是那句话：你没尿桶高，能做啥，混生产队工分呀？！

狗尿苔心里不美，在饭后，婆坐在炕上剪纸花儿，让他去村口拣些柿叶，说柿叶红红的，剪出来也好看，狗尿苔不搭理，看着猪在拱萝卜窖。

狗尿苔家的猪圈砌在院子东南角，喂了一头大猪还有一头小猪，大猪时常把头搁在圈墙头张望，趁人不注意就跳出来。它看见狗尿苔坐在捶布石上发呆，就又跳出来了，蹑手蹑脚还去拱萝卜窖。全部的萝卜埋在那个窖坑里，上边还堆了土，鬼晓得猪怎么就知道了。

狗尿苔嗨了一声，猪回头看他，他就招招手，猪懒懒地过来，站在他身边。他说：馋啦？猪说：嗯。他打了一下猪的黄瓜嘴，猪笑了一下，笑得很憨，狗尿苔就拿手在它肚子下一揣，它竟然趴下去，四蹄乍起，舒服得哼哼哈哈。

婆说：你吃柿子不？

狗尿苔说：谁拿来的柿子？

婆说：叫你吃你就听着了，叫你去拾柿叶就听不见？

狗尿苔说：猪拱萝卜哩，我得管么。把猪赶进了圈，却尖锥地叫：婆，啊婆，狼把小猪叼啦！

婆说：说大话，狼啥时进的村？

狗尿苔说：那咋不见了小猪？

婆说：我把它抱给铁栓家啦。夏天铁栓给咱买过两个尿桶，说好把咱家的猪娃给人家，他嫌猪娃小，我应承喂过秋了给人家。早晨见了铁栓他说起了这事，我就把猪抱过去了。狗尿苔说：咱养那么大了给他，咱划不来。

婆说：啥划来划不来的，人家肯给咱垫钱就该领人家的好哩。

狗尿苔说：它走了不习惯呀。

婆说：大猪是不习惯，刚才还咬圈门哩。

狗尿苔说：是我不习惯！

这小猪最早是托半香从她下河湾的姨家买来的，买来后就半截尾巴。后面鱼儿老婆给婆说，半香坑了人了，这猪娃生下来尾巴梢是扁的，尾巴梢扁的猪都是狼的菜，迟早遭狼叼的，所以早早把尾巴剁了一截。面鱼儿老婆让婆把猪退还给半香，婆没同意，说既然买来了咋退呀，再说扁尾巴剁了一截，狼也就认不得了。

小猪在家里养着，因为是个半截尾巴，狗尿苔格外待它好，大猪占槽的时候，他就把大猪赶走，小猪也像狗一样，他迟早一进院，小猪一听见脚步声就从圈里跳出来，用嘴拱他的脚，尾巴根一耸一耸地动。而每每看见它耸尾巴，狗尿苔心里就难受，却要哄着它：啊多好看的尾巴，细梢子尾巴！现在小猪突然不在了，狗尿苔真的不习惯。他抬脚往外走，说我拾柿叶去，并没有去拾柿叶，直脚却到了铁栓家的院口。

铁栓家的院门锁着，隔着匣钵垒成的院墙，他从匣钵间隙往院里看，小猪是拴在上房的槛上，四蹄趴卧，闭眼不睁。狗尿苔咳嗽了一

下，小猪立即站了起来，头四下里拧着瞅。

狗尿苔说：我在这儿！

小猪看见了，要跑过来，绳子却拉住了它，它突然哼哼哼地冲着狗尿苔吼。

狗尿苔知道，小猪在给他发脾气了，而且在骂他：为啥把我送人？！

狗尿苔能说婆的不是吗，他不能说，他在安慰小猪：来了你就要乖哩，人家是贫农，光景也好，知道吗，长在他们家有福！

小猪不再吼了，哼哼叽叽起来，眼睛里却往外流泪。狗尿苔却不忍心了，他说：反正都在一个村里，我会常来看你的。

隔壁护院的老婆出来倒药渣子，瞧见狗尿苔趴在铁栓家的院墙上，就说：你干啥哩，人家没在家，谋算着进去偷东西呀？

狗尿苔说：我啥时偷过人？

护院的老婆说：你是不偷人，可你和牛铃一起了，牛铃就手脚不干净哩。狗尿苔这才不烦护院的老婆了，说：护院伯病好了吧？

护院老婆说：狗尿苔嘴乖！吃药不济事么，请了善人来说治病。

狗尿苔说：啊，请了善人！就进了院，果然上房门开着，护院坐在一个蒲团上，善人也坐在另一个蒲团上，他们正说着话。

毛泽东与米高扬是老相识

会客厅里迎接我们。

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我，便立即向毛泽东介绍：“主席，这位是苏联使馆的翻译官库达舍夫同志。”我终于在杭州第一次同毛泽东认识了。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伐，微笑着同我握手。我向他介绍了同来的阿波罗希莫夫参赞。这时，周恩来向米高扬介绍了在场的中国领导人。

毛泽东对米高扬说：“十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时候还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而现在我们国家是人民的新中国，已经今非昔比，改天换地了。”说到这里，毛泽东谈笑风生，对米高扬谈起1954年10月，他与赫鲁晓夫在北京第一次握手拥抱的情景。

毛泽东笑着说：“你和布尔加宁是赫鲁晓夫的左膀右臂，号称苏联的三巨头。所以我很高兴在杭州再次见到你。”

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毛泽东与米高扬早已是老相识了。所以，米高扬一到北京，就急着要来杭州见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湖南人，说话带有浓厚的地方口

音。我第一次听他讲话还不能完全听懂。毛泽东的这番话是由在场的中国翻译阎明复口译成俄语的。我记得他是在哈尔滨外语学院跟苏联教师学会俄语的。应该说他的俄语说得很好。当时他是中方的首席翻译。王稼祥也会俄语，但他因为担任重要职务而在正式外交场合很少直接说俄语。他们两位从那以后都成为我很好的朋友。

米高扬是第四次在中国见到毛泽东。第一次是1947年在西柏坡(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失败后，即将开始指挥全中国的大战役。当时米高扬曾奉斯大林的指示来华同中共领导人会谈。第二次是1949年12月，毛泽东应斯大林的邀请首次到莫斯科与苏共领导会谈。第三次是1954年10月1日，米高扬陪同赫鲁晓夫在北京参加新中国诞生五周年庆祝活动。因此毛泽东同米高扬早已认识。

毛泽东给我最初的印象是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神采奕奕，真不失其雄才大略的伟人风度，令人肃然起敬。那年他已有64

岁，但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他的身高与我差不多，大约184厘米，比米高扬高出半头。他身穿浅灰色薄布料的略显宽松的服装，即有四个方正衣袋的中国干部服装。据说这种款式的服装是由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倡导设计的，故在中国称之为“中山服”(而后来被西方人称之为“毛式”服装)。

那时候，我在中国见到的中国各级领导人乃至基层干部几乎清一色都是穿那种灰色或蓝色或藏青色的中山服，这已经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男式服装的潮流。我注意到毛泽东脚下的皮鞋，手腕上戴的手表都是中国自己的产品。而其他几位中国领导人的服饰穿戴也都如此。

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的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开始投身农民的革命运动。他亲自领导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他曾经“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他最反对奢侈和挥霍。他提倡艰苦朴素并且身体力行。这是中国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留给我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印象。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俄]顾达寿 口述
郑少锋 执笔

本书作者多次担任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柯西金、米高扬等重大会晤的翻译，在书中首次披露了前苏联和中国领导人高层会晤中和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和轶闻轶事。

1 我等你好久了……



《千雯之舞》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张之路

这是一部十分特殊的穿越小说。几百年轮回的恋人、冤家在书中相遇。围绕着中国汉字，人与人、人与字、字与字之间演绎了一段动人曲折而又委婉的故事。桑南，中文系的研究生，为了梦中反复出现的女孩，来到千雯图书馆工作。夜半时分，却被字仙变成寸许大的小人儿来到了字的世界……

省城的南山脚下，有一个幽静的去处，叫“千雯图书馆”。图书馆依山而建，风格古朴含蓄，周围绿树荫环抱，门前溪水潺潺。它虽然不是省里最大的图书馆，但它是省里最老的图书馆。

有一天，图书馆来了一位年轻的新馆员，名叫桑南。

桑南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年轻英俊，才华横溢，正所谓出类拔萃之辈。老师和同学们这样认为，他自己也这样认为。

桑南来图书馆工作是偶然的，似乎也是必然的。

十八岁生日的那天，他做了一个梦。那梦是有颜色的。

桑南来到一个仿佛是阅览室的地方，里面空荡荡的，很安静。映

入眼帘的是棕色厚重的实木阅览桌。每个桌上都配备了带有深绿色灯罩的台灯，与阅览桌和地板相互依托。那环境氛围似乎在低声地鼓励读者：热爱书吧，书是知识的源泉！热爱书吧，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桑南缓步朝前走去。蓦然回首，他发现靠近门口的一个座位上坐着一个女孩，虽然只是一个侧面，但桑南发现那个女孩长得很美！一身白色的衣裙好像是绸缎的质地，不过样式却很老派。

听见脚步声，那个女孩转过脸。桑南看见了女孩的刘海下面有一双非常清澈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点点头。女孩嫣然一笑，又低头去看她的书。桑南心中不由得一动，觉得女孩好像在哪里见过……

桑南想坐到女孩的面前和她聊聊，又怕过于唐突。坐下来说什么呢？就在这个时候，女孩站起身来，把椅子轻轻地推到桌下的空当里，转过身……桑南的心怦怦地猛跳起来。女孩朝门口走来。桑南顿时紧张了，他必须马

上想好要和女孩说的第一句话。他的耳朵变得十分灵敏，那是女孩的脚步声。

一句话及时地跳进桑南的脑海——你常来这儿吗？

你常来这儿吗？这倒是一句恰如其分的话！他生怕这句话会紧张的心情忘掉，消失掉，于是赶紧反复默念：你常来这儿吗？

桑南开始迈出自己的脚步，他也可能将与女孩擦肩而过，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勇气和缘分。

快到跟前的时候，女孩放慢了脚步，微微低下头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等你好久了……”

女孩的这句话对桑南来讲简直就是天籁之声，就像是一个暗恋女孩许久的男生有一天终于鼓起勇气战战兢兢地对女孩说：“你喜欢我吗？”女孩回答说：“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好久了……”

桑南又惊又喜。喜的是那种天缘巧合的氛围，惊的是他与女孩不曾相识，女孩怎么能这样说呢？

“对不起……你认识我吗？”桑南有些慌乱。

女孩抬起头，眼睛怔怔地看着

桑南，正要回答……

桑南醒了，愣愣地躺在床上，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他很惊讶，回顾以往，在他成长的岁月里，从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可就在这梦中一两分钟的时间里却对这个女孩产生了一种眷恋……

本来时间久了，这种眷恋慢慢就会消失，桑南也影影绰绰地知道青春期是怎么回事。可是从那天开始，这个女孩却反反复复地在他的梦中出现。

说出来桑南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上大学已经是第五年了，马上就要毕业了。这个梦出现了几十次，没有任何变化，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情节、同样的场景。最后的结尾都是“女孩抬起头正要回答”……为此，桑南甚至可笑地想过，下次梦里再遇到的时候，要牢记把自己的问话改一下，改成“我也等你很久了”，那个女孩就会有别的表现。

很可惜！做梦的时候“身不由己”，桑南还是那句问话，连心情都是一样，等醒来的时候再有多少分析也都无济于事了。只不过那女孩有容貌，尤其是那双有些幽怨又有些爱恋的眼睛，以及阅览室的景观物件一遍遍重复，已经深深地印在桑南的脑海里了。